



# 福建僑報



OVERSEAS CHINESE NEWS OF FUJIAN 發往 120 個國家和港澳台地區並在美國、菲律賓、印尼、澳大利亞、南非、匈牙利、英國、阿根廷、波蘭、西班牙、阿聯酋、及台灣地區落地印刷發行 2023年2月18日 星期六 印尼版 第947期

## 福建省與RCEP成員國 去年跨境收支總額932億美元 涉及企業1.7萬家

本報訊 2月7日，記者從人行福州中心支行召開的新聞發布會上獲悉，2022年，福建省社會融資規模增加1.15萬億元，比上年多增1463.87億元，社融增量創歷史新高。本外幣各項存款餘額7.29萬億元，同比增長17.5%，增速創2010年以來新高并居全國首位，比全國平均增速高6.6個百分點。貸款餘額7.54萬億元，同比增長11%，比全國平均增速高0.6個百分點，全年各項貸款增加7479.03億元。

2022年，福建省政銀合力，扎實落實穩經濟一攬子政策和接續政策，提振市場信心，激發微觀主體活力，創下多個歷史新高，為全省經濟大盤回穩向上提供了堅強金融保障。據介紹，2022年末，福建省再貸款再貼現餘額1086.9億元，創歷史新高，同比增長20.51%，再貼現餘額中涉農、民營、小微三類票據占比達91.67%。此外，福建省跨境貿易投融資便利化也取得階段性成效。2022年，全省跨境人民幣結算金額8853.5億元，創歷史新高，同比增長96.1%；跨境資金結算規模創歷史同期新高，福建省與RCEP成員國跨境收支總額932億美元，涉及企業1.7萬家，同比分別增長11%和3%。

(木子)

據《福建日報》報道 2月10日，泉州市與38家500強企業舉行戰略合作專場活動和簽約儀式。

據了解，參與簽約的38家500強企業，18家與泉州市政府簽約，20家與泉州下轄縣(市、區)政府簽約，預計總投資2219億元。其中，包括世界500強11家、中國500強14家、中國民企500強7家。這些企業的主導產業、優勢業務，與泉州市建設海絲名城、智造強市、品質泉州以及實施“強產業、興城市”雙輪驅動高度吻合。

近年來，泉州市委、市政府圍繞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，大力實施“抓開放招商促項目落地”專項行動，突出“重龍頭、強品牌、鑄鏈條”，把招商引資作為一把手工程，集中力量“大招商、招大商”，特別是着力加強招引世界500強、中國500強、中國民營企業500強、中國新經濟500強等權威榜單的標杆企業、頭部企業。

此次舉辦500強企業戰略合作專場活動，將進一步推動泉州市招商從量到質的轉變，同時也可望以500強“大塊頭”企業的布局落子，通過“大手拉小手”、產業協作配套、產業鏈分工等方式，引領泉州經濟實現新一輪騰飛。

(何金)

## 38家500強企業 與泉州簽約



## 土耳其強震： 災難突襲，我們不幸但不孤單

和兒子。我們躲在客廳，丈夫在沙發上抱着兒子，我在沙發的扶手旁，一起用毛毯蓋著頭。這個時候我聽到巨大轟隆聲，鼻腔頓時充斥着大量灰塵，讓人口幹舌燥。震感稍弱，我們便帶著兒子衝到門口，“撈”起衣服穿到身上。“外面很冷，地震後要保暖……”

房屋坍塌嚴重，他們無法進入。不知過了多久，公公強地撐著傘、獨自摸黑，找到避難所中的我們。

### 別哭 眼淚也是水

強地震發生後的第一天，餘震不斷。我們一直在路上，找食物、水、取暖的東西，還有一個更安全的地方。兒子想起他的玩具就難得想哭，我馬上阻止，對他說，先別哭，我們沒有那麼多水，哭啞了沒有水喝，眼淚也是水，要省著。

白天，我與丈夫在一個小商店以高價“搶”到3雙襪子；路過好多家空無一物的加油站；在一個偏遠、幾近坍塌的小商店，丈夫躬身鑽進廢墟，在搖搖欲墜的屋頂下，“搶”出10多瓶水。

婆婆冒險回了一趟家，拿了衣服、乾淨的面包和奶酪。我們一家7口人，靠著這些物資度過地震後的第一天。

下午，我們都在擔心還有強震，要走向更高、更寬的地方才行。孩子的叔叔從伊斯坦布爾租車回來，買了一桶汽油，這個量足夠2輛車駛離震區。

當晚，地震還在持續，我們緊張奔波了一天，身心十分疲憊，急需休息。他先帶著我們來到一個偏僻開闊的地方，找到朋友的安全屋。那晚，我們在安全屋主人的安慰下，席地而臥。伴隨著戶外雷聲、冰雹聲，在持續的晃動和屋頂不斷落下的沙礫中，我們全家人終於在一起，獲得了平躺休息的時間。

又是一個漫長的夜晚，我們閉著眼睛，數著秒等待天明，決心天亮就離開哈塔伊。

### 逃離哈塔伊

哈塔伊省安塔基亞市位於土耳其南部，西臨地中海，東臨敘利亞，我們別無選擇，祇能向北經伊斯肯德倫到科尼亞省卡拉曼市。冰天雪地，車輛難行。從早上8時左右出發，安全達到卡拉曼親戚家時，已經是17時左右。

第一時間，我就給遠在廣西的家人報了平安。我還撥通大使館的電話，也向他們報了平安。我清楚，他們得知地震消息後一定會馬上行動，確認我們僑胞的安全。我的手機遺失在廢墟里，他們聯繫不上，一定會大力氣尋找，我一定要及時告知最新情況。他們真的是我們在海外的“定心石”。

我還幸運地找到舊手機，登錄微信向親朋好友報平安。於是，我收到蜂擁而來的支持與幫助。“有任何需要盡管開口”“你什麼時候到，我收集衣物給你送過去”……我收到來自當地華僑華人、華僑社團、中資企業等各方面的關懷，說願意提供住宿，提供食物、衣物，還有金錢資助。

我還聽說中國的救援隊伍已經來到土耳其正式開展救援……(記者注：截至當地時間13日，正在土耳其實施搜救的中國救援隊成功營救出6名被困人員，搜尋出8名遇難者。)

第二天，我終於見到開了兩個小時的車，冒雪趕來探望我們的2名中國同胞，一位是嫁到科尼亞省科尼亞市的中國媳婦，另一位是中國學者。他們一直在了解我們家的情況，安慰我，到處收集合適的衣物，

甚至掏錢給我們買新衣服。這次他們將幾位中國同胞收集的物資一起帶了過來。

在此前，我與那位中國媳婦僅有一面之緣，與學者更是素未謀面，家里人也從未見過他們。但他們自然地走到我們中間，牽著我公公婆婆的手，低聲安慰他們；與我的兒子交談、嬉戲，鼓勵他……家人們笑了。這一笑，一直緊繃的心、苦苦壓抑的情緒終於得到舒緩。頭頂的陰霾慢慢消散。

我無比感謝他們。我還聽說在土耳其的華僑華人全都在行動，收集信息、物資，災區缺什麼他們就採購什麼，然後用盡一切辦法送到災區；更有甚者親自帶隊去災區；還有未撤出災區的同胞就在當地給中國救援隊當翻譯……

命運與共、守望相助。關鍵時候，我們中華民族友善博愛的力量正源源不斷地匯入罹難的土耳其。不祇是我的土耳其家人，整個土耳其都應該感受得到。

一切好像都沒有那麼絕望了。

孩子的曾奶奶說，等地震後，她要將寄養在別人那兒的一頭牛宰了，分給災民。這是土耳其一種特殊的儀式：將牛寄養在別處，在重大節日或者好日子宰殺烹飪，與米飯一起分給周圍困難的人。

“那時，你的牛還在嗎？”我們笑著問她。“一定在。”她說，語調中透著堅定。

(朱婷/文 受訪者供圖)

如果不是2月6日7.7級的強震突然降臨，遠在土耳其哈塔伊省(Hatay)安塔基亞市(Antakya)的華僑祝林(化名)也會和我們一樣，在濕漉漉的雨天早起，手忙腳亂地送孩子上學。

那晚，她將兒子周一上學的必需品備好，書包里塞著的換洗衣服，成為極其倉促下兒子溫暖幹爽的保障。

強震過後，闖過生死線、從城市廢墟中走出的她，與家人守在一起，身邊是兒子嘖嘖喳喳的聲音。一切都是不幸中的萬幸。

感受到來自四面八方的溫暖，她終於靜下心來與記者連線。她說，想接受採訪，是發現，過去無意識中獲取的知識都成為面對突發狀況時下意识的反應。我們都希望災難永遠不會降臨，但關於災難自救的宣傳永遠也不嫌多。

採訪中，我們的通信信號斷斷續續，但她的語氣平穩、邏輯清晰、情緒穩定。她說，災難發生，周圍就沒有哭哭啼啼的人。“先別哭，先逃出去。”她一直對著自己喊話。“別哭，眼淚也是水，要省著。”她對不滿6歲的兒子說。

她說，逃離的這一路，她都沒有流淚。交談中，她第一次哽咽出現在“給家里人報平安”的這句話後。她仿佛壓抑著內心的思念與委屈，艱難地忍住了淚水，平靜地給千里之外的家人報了平安。

真正讓她流淚的，是在順利逃離震中區，抵達科尼亞省(Konya)卡拉曼市(Karaman)後，見到專程前來慰問她的中國同胞、聽到中國話的那一刻。淚水涌出，情緒也釋懷了，繃緊的心在那一刻得到舒緩。2016年，她離家遠赴他國結婚生子。與同在土耳其的中國同胞聯繫也不多，相處時也覺得疏離，但災難降臨，她第一次發現身邊有黃皮膚、黑頭髮、說母語的同胞是如此重要。

她希望通過我們的報道，向所有關心她的人報平安：“不要為我擔心，我們不幸但不孤單，不幸但足夠幸運。”她剛剛經歷天災，已可以溫暖地對待世界。

“最好的似乎已經過去，最壞的還未知。值得慶幸的是，依然可以迎著陽光或雨雪，每一天的結束不過是更強的累積。”回想起2月5日，災難發生的前一天，祝林在微信朋友圈上抱怨生活瑣事後又這樣安慰了自己。

誰都不曾意料，更大的雨雪馬上就降臨了……

以下為祝林的自述。

### 逃生第一 自救要緊

土耳其當地時間2月6日凌晨，第一次地震發生時，我正躺著刷手機、看小說，突然感到劇烈搖晃，馬上反應過來，“地震了”，便急忙叫醒丈夫

我的腦子里回響著不知何時看到的應急知識，不斷自我提醒，憑著直覺奔向大門。

鞋櫃倒了，我們就拎起鞋子往外走，卻發現大門已被堵住，打不開。我們退回客廳，躲過第二次劇烈搖晃，想通過陽臺逃生，卻無奈發現通往陽臺的門也被堵住了。

我們一時毫無辦法，彷彿聽到窗外有人的聲音。“我們在這里！救命！”我們用土耳其語高聲呼喊，以為外面是救援隊伍，後來才知道都是拉著親人、緊急避險的鄰居；撥打急救電話，卻沒有信號；周圍是一片漆黑，我們一邊高喊，一邊著急尋找出路。

兒子還不滿6周歲，他對這一切都陌生，他不斷地對我說：“媽媽，我害怕。”我說，我也害怕。此前他已經看過有關地震的科普片，幼兒園的老師也教過地震逃生的知識，但真正的地震，他是第一次遇到。我也很害怕，對他說，媽媽快四十歲了，也是第一次遇到。

也不知過了多久，猶如神助，丈夫居然在黑漆漆的客廳沙發後找到一道縫隙，領著我們鑽了出去。

我們的房子在這棟樓的頂層4樓，可此時，我們不需要走樓梯，居然踩著廢墟就走了出來。

外面正在下大雨，應該很冷，可是我們當時沒有感覺。黑漆漆的四周有很多人。我們住的Armutlu區幾乎整條街都倒了。我們沒有手電筒，祇能靠丈夫的手機照明，摸著黑從廢墟中走向城市的道路，走向附近空曠的廣場。

### 一家人 不分離

公公婆婆還有其他親人住在距離我們2公里外的cekmece街區，他們的電話打不通，丈夫非常擔心，要獨自去尋找。“要去一起去，大家不能分開。”我堅定地對他說。

我們一家三口，在漆黑的夜里淋著大雨倉皇行走。無比幸運的是，婆婆居住的樓並沒有倒塌，家里的3輛車也沒在。我們猜想他們大概是逃出去了，稍微放下心，決定到附近的避難房屋避雨，等待天亮。房間里很多人，看到我們有小孩，便邀請我們過去一同取暖。我們身上濕漉漉的，擔心弄濕被子，便拒絕了他們的好意。兒子換上了幹爽的衣物，可以一同取暖，我們就守在他身旁。

這時，一位素未謀面的土耳其大哥聽見我說全身濕透，主動遞給我一條幹爽的褲子。我找到一個偏僻的角落換上。

大約凌晨6時，我們終於打通公公婆婆的手機。他們在電話那頭一邊哭一邊說話。原來他們4人(公公婆婆還有2位小姑子)開著3輛車逃出公寓，也在黑夜中尋找我們，可我們那個區域

